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

双色插图版

韩非子

民俗文化
编写组 /
编译

战国 韩非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文化经典文库

韩非子

民俗文化
编写组 /
编译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/陈绍敏主编. —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80096-875-8

I. 中... II. 陈... III. 古籍-汇编-中国
IV. Z12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5939 号

责任编辑:沙 平

封面创意:鹏飞一力

版式设计:鹏飞一力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

陈绍敏 主编

出版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:100034 电话:66122636)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× 1092mm 32 开 印张:143.5 字数:2020 千字

书号:ISBN 7-80096-875-8/Z121·7

定价:246.40 元(全 28 册)

前 言

中华文明，历史悠久，不仅创造了四大发明等物质财富，也留下了许多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，凝聚了几千年来炎黄子孙的聪明和智慧。这些财富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，陶冶我们的道德和情操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本文库本着推陈出新、继往开来的宗旨，精选了经典传统文本 28 种，重新整理和编译，并采用双色套印的手法，配以多幅中国传统绘画，具有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收藏价值。优雅的文笔、精致的装帧和低廉的价格是这套丛书的闪光点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》编委会

2003 年 5 月 1 日于北京

目 录

主 道……	1
有 度……	4
孤 愤……	10
说 林 上……	15
说 林 下……	27
内储说上七术……	37
内储说下六微……	61
外储说左上……	81
说 一……	87
外储说左下……	104
说 五……	117
外储说右上……	119
外储说右下……	139
说 二……	146

主 道

【原文】

道者，万物之始、是非之纪也。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，治纪以知善败之端。故虚静以待令，令名自命也，令事自定也。虚则知实之情，静则知动者正。有言者自为名，有事者自为形，形名参同，君乃无事焉，归之其情。故曰：君无见其所欲，君见其所欲，臣自将雕琢；君无见其意，君见其意，臣将自表异。故曰：去好去恶，臣乃见素；去旧去智，臣乃自备。故有智而不以虚，使万物知其处；有行而不以贤，观臣下之所因；有勇而不以怒，使群臣尽其武。是故去智而有明，去贤而有功，去勇而有强。群臣守职，百官有常，因能而使之，是谓习常。故曰：寂乎其无位而处，寥乎莫得其所。明君无为于上，群臣兢兢乎下。明君之道，使智者尽其虑，而君因以断事，故君不穷于智；贤者敕其材，君因而任之，故君不穷于能；有功则君有其贤，有过则臣任其罪，故君不穷于名。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，不智而为智者正。臣有其劳，君有其成功，此之谓贤主之经也。

【译文】

道，是万事万物的源头，是断定是非的准则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把握住这一本源，就可以知道事物的由来，研究这一准则就可以知道事情成败的原因。所以，君主要以虚心冷静的心态对待一切，名称要根据事物自身的内容去确定，事情要由它自身的性质去规定。虚心才能知道事物的真相，冷静才能知道行动是否正确。进言的人，自然会说出自己的主张；办事的人，自然会表现出一定的效果，效果和主张经过验证相符合，君主就可以无所事事，而使事物呈现出它的真实情况。所以说，君主不要表露出自己的欲望，如果表现出自己的欲望，臣子将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；君主也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意图，如果表现了自己的意图，臣子将自会伪装逢迎。所以说，君主不要将好恶暴露于色，才能看出臣子的本色；君主去掉自己的成见和智巧，臣子就会自知防备，谨慎对待。所以，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虑，让万物都处在本来的位置；有贤能也不表现为行动，来察看臣下言行的依据；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，使臣子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。因此君主不用自己的智慧就有明智，不表现自己的才能就会有功绩，不用自己的勇力就使国家更

加强大。群臣忠于职守，百官各有常法，君主依据才能而使用他们，这就叫遵循常规办事。所以说，寂静啊！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，空旷啊！臣下不知道君主在哪里。英明的君主在上面无为而治，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的尽职。英明君主的“道”，要使有智慧的人尽量提供他们的谋略，君主因此来决断政事。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；要鼓励有能的发挥他们的才能，君主因此而任用他们，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；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贤能；有过失，就由臣子来承担罪责，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。因此，君主不贤也可以成为贤能之人的老师，不智也可以是智者的君长。臣下付出劳苦，君主享受成功，这就是贤明的君主常守之法。

【原文】

道在不可见，用在不可知；虚静无事，以暗见疵。见而不见，闻而不闻，知而不知。知其言以往，勿变勿更，以参合阅焉。官有一人，勿令通言，则万物皆尽。函掩其迹，匿其端，下不能原；去其智，绝其能，下不能意。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，谨执其柄而固握之。绝其望，破其意，毋使人欲之。不谨其闭，不固其门，虎乃将存。不慎其事，不掩其情，贼乃将生。弑其主，代其所，人莫不与，故谓之虎。处其主之侧，为奸臣，闻其主之祕，故谓之贼。散其党，收其馀，闭其门，夺其辅，国乃无虎。大不可量，深不可测，同合刑名，审验法式，擅为者诛，国乃无贼。是故人主有五壅：臣闭其主曰壅，臣制财利曰壅，臣擅行令曰壅，臣得行义曰壅，臣得树人曰壅。臣闭其主，则主失位；臣制财利，则主失德；臣擅行令，则主失制；臣得行义，则主失名（“名”，乾道本作“明”，陶鸿庆曰当为“萌”，本书多以“萌”为“民氓”。《集解》据顾广圻校记将“明”误改为“名”）；臣得树人，则主失党。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，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。

【译文】

君主治国的准则在于使臣下无从观测，准则的运用在于让臣下无从知晓，保持虚静无事的态度，隐蔽地察看臣下的过失。看见了也好像没有看见，听到也好像没有听到，知道了好像不知道。君主知道臣子的主张之后，不要变更，用验证的方法来观察它是否与行动一致。每个官位只用一个人，不要让他们互相通气，那么事物的真相就都显露出来了。君主要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行迹，掩藏起自己的念头，臣下就无从探测；去掉自己的智慧，不表现自己的才能，臣下就无从揣测。保守君主自己向往的意图而考核臣下

的意图是否和自己的一致，谨慎地抓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。杜绝臣下的窥望，破除臣下的揣度，不要使人产生夺位的幻想。不谨慎杜绝欲念，不坚固道义的大门，像虎一样阴谋篡权的臣子就会出现了。不慎重他办事，不掩藏实情，叛贼就将产生。奸臣叛贼杀掉自己的君主，取代了君位，他手下的人莫不归附，所以称他们为猛虎。处在君主的身边当奸臣，钻君主犯差错的空子，所以称他们为叛贼。驱散他们的党羽，收捕他们的余孽，封闭他们的大门，夺走他们的帮凶，国家才会除掉“猛虎”。君主之道，大到不可估量，深到不可探测，考察形和名是否一致，审核检验法度的执行情况，擅自行动的就要严惩，国家就没有奸贼了。因此君主有五种阻塞：臣子封闭了君主的消息是阻塞，臣子控制了财产叫阻塞，臣子擅自发号施令叫阻塞，臣子私自施人恩德叫阻塞，臣子私自培植私人党羽叫阻塞。臣子封闭了君主的消息，君主就丧失了权位；臣子控制了财产，君主就失去了恩德；臣子擅自发号施令，君主就失去了控制；臣子私自施人恩德，君主就丧失了英明；臣子培植私人党羽，君主就失去了部下。这就是君主要独自专权，不让臣下掌握权柄的原因。

【原文】

人主之道，静退以为宝。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，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。是以不言而善应，不约而善增。言已应，则执其契；事已增，则操其符。符契之所合，赏罚之所生也。故群臣陈其言，君以其言授其事，事以责其功。功当其事，事当其言，则赏；功不当其事，事不当其言，则诛。明君之道，臣不得陈言而不当。是故明君之行赏也，暖乎如时雨，百姓利其泽；其行罚也，畏乎如雷霆，神圣不能解也。故明君无偷赏，无赦罚。偷赏，则功臣堕其业；赦罚，则奸臣易为非。是故诚有功，则虽疏贱必赏；诚有过，则虽近爱必诛。近爱必诛，则疏贱者不怠，而近爱者不骄也。

【译文】

君主的治国准则，以冷静和退让为珍宝。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臣子的笨拙与巧妙，不亲自思虑而知道臣子的办事祸福吉凶。因此，君主不发表言论，而让臣子提出自己很好的主张；不必对臣子提出要求，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。臣下提出了主张，君方就看作契来掌握；事情作出功效，君主就作为符来掌握。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，作为赏罚的依据。所以群臣向君主陈述他们的主张，君主根据其陈述而交给他任务，根据交给的任

务责求应有的功效。功效与任务相符，任务与陈述相符，就给予他奖赏；功效与任务不合，任务的完成与陈述相违，就加以惩罚。英明的君主的准则，不容许臣子的陈述与事实不相符。所以英明的君主施行赏赐的时候，温润得像及时雨，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泽；施行惩罚的时候，可怕得就像雷霆，即使是神圣也不能解脱。所以，英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以奖赏，不任意赦免刑罚。随便奖赏，功臣就会懈怠；免除刑罚，奸臣就会胡作非为。因此，如果确实有功劳，虽然是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给予赏赐；如果确实有过错，虽然是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加以惩罚。疏远卑贱的必定给予赏赐，亲近喜爱的人必定加以严罚，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做事就不会懈怠，而亲近喜爱的人也就不敢骄横了。

有 度

【原文】

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荆庄王并国二十六，开地三千里；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荆以亡。齐桓公并国三十，启地三千里；桓公之氓社稷也，而齐以亡。燕襄王以河为境，以蓟为国，袭涿、方城，残齐，平中山，有燕者重，无燕者轻；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燕以亡。魏安釐王攻赵救燕（顾广圻曰当云“攻燕救赵”），取地河东；攻尽陶、魏之地；加兵于齐，私平陆之都；攻韩拔管，胜于淇下；睢阳之事，荆军老而走；蔡、召陵之事，荆军破。兵四布于天下，威行于冠带之国，安釐王死而魏以亡。故有荆庄、齐桓，则荆、齐可以霸；有燕襄、魏安釐，则燕、魏可以强。今皆亡国者，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。其国乱弱矣，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，则是负薪而救火也，乱弱甚矣！

【译文】

国家没有一直保持强大的，也没有一直处于衰弱的。君主坚决按法办事，国家就强；君主不坚决按法办事，国家就衰弱。楚庄王兼并了二十六个小国，扩大了三千里国土；楚庄王为国家而死，楚国也就衰弱了。齐桓公兼并了三十个小国，扩大三千里的疆土；齐桓公去世后，齐国也衰弱了。燕襄王以黄河为国界，以蓟县为国都，把涿、方城作为屏障，攻破了齐国，灭掉了中山国，得到过燕国帮助的国家就被重视，失去燕国帮助的国家就受轻视；

襄王去世之后，燕国就衰弱了。魏安釐进攻燕国，援救赵国，收复了河东领土；占领定陶和卫国；同时向齐国开战，夺取了平陆作为自己的领土；进入韩国而占领了管地，在淇水下游大获全胜。在睢阳战役中，楚军被拖得疲困不堪而被迫逃亡；在上蔡、召陵战役中，楚军又被魏军打败。当时魏军遍布天下，威震中原各国，可是安釐王去世后，魏国的霸业也就完结了。所以，有楚庄王和齐桓公执政，楚齐两国就可以称霸；有燕襄王和魏安釐王执政，燕魏两国就可以强盛。现在这些国家都衰弱了，是因为他们的群臣官吏都在干乱国的勾当，都不做治理好国家的事情。这些国家已经混乱衰弱了，再加上不顾国家的法度，营私舞弊，就等于抱柴救火，使国家混乱衰弱得更加严重。

【原文】

故当今之时，能去私曲、就公法者，民安而国治；能去私行、行公法者，则兵强而敌弱。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，加以群臣之上，则主不可欺以诈伪；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，以听远事，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。今若以誉进能，则臣离上而下比周；若以党举官，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。故官之失能者，其国乱。以誉为赏、以毁为罚也，则好赏恶罚之人，释公行、行私术、比周以相为也。忘主外交，以进其与，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。交众与多，外内朋党，虽有大过，其蔽多矣。故忠臣危死于非罪，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。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，则良臣伏矣；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，则奸臣进矣。此亡之本也。若是，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，轻公法矣。数至能人之门，不壹至主之廷；百虑私家之便，不壹图主之国。属数虽多，非所以尊君也；百官虽具，非所以任国也。然则主有人主之名，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。故臣曰：亡国之廷无人焉。廷无人者，非朝廷之衰也。家务相益，不务厚国；大臣务相尊，而不务尊君；小臣奉禄养交，不以官为事。此其所以然者，由主之不上断于法，而信下为之也。故明主使法择人，不自举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能者不可弊，败者不可饰，誉者不能进，非者弗能退，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，故主施法则可也。

【译文】

在当今的形势下，有能够抛弃私心偏见、严正执行国法的君主，人民就会安定，国家就会治理好；有能够去掉谋求私利之心而奉公守法的臣子，就会国富民强、压倒敌国。所以明察得失而又有法度的规定，用来驾驭群臣，

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；明察得失而又有法度作为标准，用来听取远方的事情，君主就不会被天下那些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。现在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，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紧密勾结；如果依靠朋党关系来推举官吏，臣民就会从事拉拢勾结而不求按国法办事。所以官吏没有才能不称职，国家就会混乱。根据虚假的名声作为奖赏，根据别人的毁谤进行处罚，那么喜欢奖赏、厌恶刑罚的人，就会放弃为国家谋利益的行为，玩弄个人手段，结党营私，互相包庇利用。他们不考虑君主的利益而在外搞个人私交，进用他们的党羽，那么这些党羽为君主出的力就少了，臣下们结交广，党羽多，里外结成死党，即便有了大的罪过，为他们掩饰的人就多了。所以忠臣无罪遭难而被处死，奸臣无功却安稳得利。忠臣所以危难死亡，不是因为有罪，那么忠良就会隐退；奸臣安稳得利，不是因为有功，那么奸臣就会进用：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。若像这样的话，群臣就会抛弃国法，重视行使个人的权势，轻视国法了。屡次到善于结党营私的奸臣家中，一次也不去君主的朝廷；上百次地考虑私人的利益，而一次也不考虑君主的国家。下属官员的数目虽多，但不是用来尊重国君的；各种官职虽齐备，但不是用来担当国家重任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君主即使有人主之名，而实际上只能依托于群臣的私家势力。所以我说：亡国的朝廷没有尊君治国的人。朝廷没有尊君治国的君子，不是由于臣人缺少。私家致力于互相帮忙谋取私利，不去做使国家富厚的事情；大臣们致力于互相推崇，而不致力于尊敬君主；小臣拿俸禄供养私友，不把职务当作一回事。之所以成了这种情况，是因为国君不按法办事，而听信臣下去随便干。因此，英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，而不仅凭一己之好恶；以法度来衡量功劳大小，而不仅凭主观揣度。这样，有才能的人不至于被埋没，无能的人也无从掩饰，徒有虚名的不予提拔，被恶意诽谤的人不会被免职，那么，君主明辨清楚臣下的事非功错，国家就容易治理，所以君主治国用法度就可以了。

【原文】

贤者之为人臣，北面委质，无有二心。朝廷不敢辞贱，军旅不敢辞难；顺上之为，从主之法，虚心以待令，而无是非也。故有口不以私言，有目不以私视，而上尽制之。为人臣者，譬之若手，上以修头，下以修足；清暖寒热，不得不救入；镬錙箠体，不敢弗搏。无私贤哲之臣，无私事能之士。故民不越乡而交，无百里之戚。贵贱不相逾，愚智提衡而立，治之至也。今夫轻爵禄，易去亡，以择其主，臣不谓廉。诈说逆法，倍主强谏，臣不谓忠。行惠施利，收下为

名，臣不谓仁。离俗隐居，而以非上，臣不谓义。外使诸侯，内耗其国，同其危险之隙，以恐其主曰：“交非我不亲，怨非我不解。”而主乃信之，以国听之，卑主之名以显其身，毁国之厚以利其家，臣不谓智。此数物者，险世之说也，而先王之法所简也。先王之法曰：“臣毋或作威，毋或作利，从王之指；毋或作恶，从王之路。”古者世治之民，奉公法，废私术，专意一行，具以待任。

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，则曰不足，力不给，且上用目，则下饰观；上用耳，则下饰声；上用虑，则下繁辞。先王以三者为不足，故舍己能，而因法数，审赏罚。先王之所守要，故法省而不侵。独制四海之内，聪智不得用其诈，险躁不得关其佞，奸邪无所依。远在千里外，不敢易其辞；势在郎中③，不敢蔽善饰非；朝廷群下，直奏单微，不敢相逾越。故治不足而曰有馀，上之任势使然也。

【译文】

才德好的人作臣子，面向北朝见君主，没有二心。臣子在朝廷不敢推辞卑贱的职务，在军队中不敢躲避危险的战事；依顺君主的指使、遵从君主的法度，虚心地等待命令，而无个人的是非之见。所以作为人臣有口不用来为私利辩说，有眼而不为自己寻找私利，一切都由君主控制。作为人臣，就像君主的手，上用来整饰头发，下用来修治双脚；凉暖寒热之际，不得不护卫；镶嵌宝剑刺来之时，不敢不与之搏斗。君主不偏袒贤能智慧的臣子，也不偏爱忠诚而有才干的人。所以臣民不到他乡结私交，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。贵者和贱者都不超越名分界限，愚者和智者以法度为标准而各自得到应有的待遇，这是治的最高境界。当今那些看不起爵禄、随便流亡，去选择主子的人，我认为不能称为是廉洁的。狡辩违法，违背君主而强行谏说，我不认为这样的人是忠臣。施行恩惠，收买人心来提高自己的名声，我不能称这种人为仁。脱离世俗，离群索居，用似是而非的理由议论君主的人，我不认为是义气的。对外出使到诸侯国，对内损耗自己的国家，趁国家危险的时候，威吓君主说：“要和其他诸侯国结交，没有我就不能亲近；与其他诸侯国的怨愁，没有我就不能解除”，而君主就相信他，把国家听任他处理，他就贬低君主的名声来炫耀自己，借损坏国家大局来获取私家利益，这样的人我不认为他是智慧的。这几种事是动乱社会所流行的说法，是先王的法制所摒弃的。先王的法令上说：臣下不得要威风，不得谋私利，要听从君主的旨意。不得违法作恶，而要遵从君主的指引。古代治理得好的社会的民众，奉行公法，杜绝谋求私利的手段，专心一意为君主办事，一切听从君主的驱使。

作为君主，如果亲自考察百官，就会时间不够，精力也不足，而且国君用眼睛观察，臣子就会装饰外表；君主要用耳朵听取，臣子就会玩弄花言巧语；君主用心思虑，臣子就会夸夸其谈。先王认为只靠自己的眼睛、耳朵和思虑这三者是不够的，所以舍弃自己的能耐，依据法度，严明地施行赏罚。先王掌握了这个要领，所以法令简要而君权没有受到侵害。独自控制着四海之内的一切，机巧的人不能玩弄他的诈骗之术，险恶浮躁的人不能施展他的谄媚的口才，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依靠了。臣子虽然远在千里之外，也不敢随便乱说；近在眼前的侍从，也不敢报喜不报忧；朝廷中的群臣，只有将自己的微薄之力奉献给君主，而不敢擅自越离职守。所以，办事不费力而时间宽裕，这是君主运用权势才能做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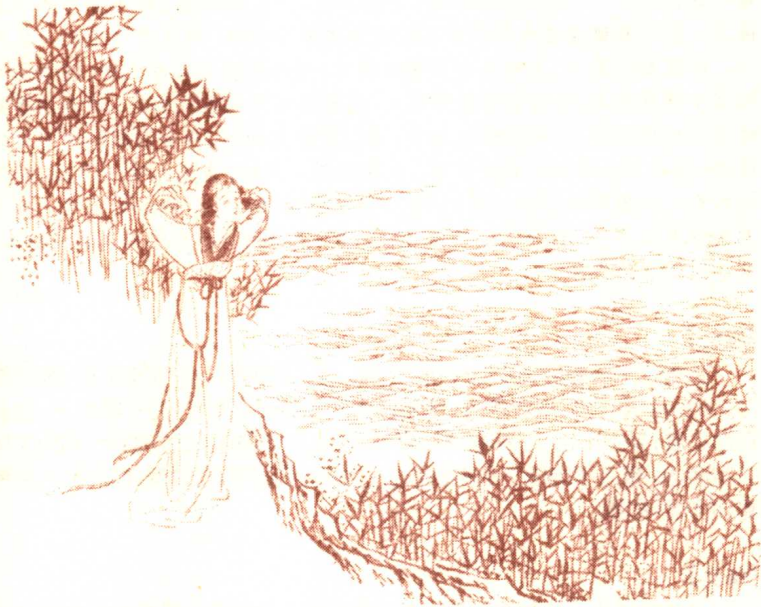
【原文】

夫人臣之侵其主也，如地形焉；即渐以往，使人主失端、东西易面而不自知。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。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，不为惠于法之内，动无非法。法，所以凌过游外私也；严刑，所以遂令惩下也。威不贷错（刘师培曰“贷”乃“貳”之讹），制不共门。威、制共，则众邪彰矣；法不信，则君行危矣；刑不断，则邪不胜矣。故曰：巧匠目意中绳，然必先以规矩为度；上智捷举中事，必以先王之法为比。故绳直而枉木斫，准夷而高科削，权衡县而重益轻，斗石设而多益少。故以法治国，举措而已矣。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。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。故矫上之失，诘下之邪，治乱决缪，绌莠齐非，一民之轨，莫如法。属（王念孙曰“属”当为“厉”）官威民，退淫殆，止诈伪，莫如刑。刑重，则不敢以贵易贱；法审，则上尊而不侵。上尊而不侵，则主强而守要，故先王贵之而传之。人主释法用私，则上下不别矣。

【译文】

臣子侵害他们的君主，好像地形那样，逐渐发现变化，使君主失去头绪，东西方位改变了，自己却不知道。所以先王设置司南来端正早晨和傍晚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使他的群臣不在法度之外打主意，不在法度之内私自施行恩惠，举动没有不合法的地方。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、排除私营的，严刑是用来贯彻命令、惩罚臣下的。君主的威势不能与臣下共立，权力不能由君臣共掌。威势和权力由君臣共有，各种邪恶的势力就会明目张胆地进行活动；执行法律不守信用，君主就会有危险；执行刑罚不果断，奸邪就不能

制服了。所以说：巧匠用眼睛测量就能达到墨绳的平直，但一定要先用规矩来测量；智慧极高的人虽能很快把事情做合适，但一定得用先王的法度作为准绳。所以墨绳拉直了，弯曲的木头就会被砍削；用准来量平，凸出的部分就会被削平，用秤来称轻重，重的就要减些给轻的；用斗、石来量多少，多的就要减些给少的。因此，用法度治国，处置便可以得当了。法度不会偏向地位高贵的人，墨绳不牵就弯曲的东西。受到法的制裁，有智慧的人不能用言辞辩解，勇敢的人也不敢用武力抗争。惩罚罪过，对大臣也不饶恕；奖赏好事，连普通民众也不遗漏。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，追究臣下的奸邪活动，平定纷乱，判断谬误，削减多余的，纠正错误的，统一人们的行为规范，没有比法更好的了。整治官员，威慑民众，打击荒淫怠惰的行为，制止欺诈虚伪的风气，没有比刑罚更好的了。刑罚重，人们就不能因为高贵而轻视低贱的人；法度严明，君主就会受到尊重而不被侵害。君主受到尊重不被侵害，就会强而有力，掌握住治国的纲要，所以先王很看重法度，并把它传下来。如果君主放弃法度，根据私心办事，那么就没有君臣上下之别了。



孤 愤

【原文】

智术之士，必远见而明察，不明察不能烛私；能法之士，必强毅而劲直，不劲直不能矫奸。人臣循令而从事，案法而治官，非谓重人也。重人也者，无令而擅为，亏法利私，耗国以便家，力能得其君，此所为重人也。智术之士明察，听用，且烛重人之阴情；能法之士劲直，听用，且矫重人之奸行。故智术能法之士用，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。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，不可两存之仇也。

【译文】

通晓治国策略的人，一定要有远见而明察，不明察就不能洞察隐私；能推行法治的人，一定要坚决果断，刚劲正直，不刚劲正直，就不能惩办违法的人。臣子要遵循君令而行事，按照法度履行职则，这不是说控制大权的人。控制重权的人，无视法令而擅自妄为，破坏国法而谋取私利，耗损国家财富来便利私家，势力能够控制君主，这就是所说的重权的人。通晓治国策略的人处世明察，主张被君主采纳，自己被君主任用，将会洞察权重之人的隐情；能推行法治的人刚劲正直，主张被君主采纳，自己也受任用，将能矫正权重之人的奸邪行为。所以“智术能法”的人被任用，权重的大臣一定不为法律所容许了。因此通晓治国策略的人、推行法治的人与当道掌权的人，是势不两立的仇敌。

【原文】

当途之人擅事要，则外内为之用矣。是以诸侯不因，则事不应，故敌国为之讼；百官不因，则业不进，故群臣为之用；郎中不因，则不得近主，故左右为之匿；学士不因，则养禄薄礼卑，故学士为之谈也。此四助者，邪臣之所以自饰也。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，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巨，故人主愈弊，而大臣愈重。

【译文】

当道掌权的人控制着国家大权，那么国外的诸侯、国内的百官都被他

利了。因此诸侯若不依靠他，办事就不能得到答复，所以其他势力相当的国家都称颂他；国内百官若不依顺他，功业就不能进献到国君那里，所以群臣都替他办事；君主的侍卫若不依靠他，就不能接近君主，所以君主的左右都为他隐瞒私情；搞学术活动的人要不依靠他，则供养的俸禄薄微，礼遇低下，所以饱学之士都为他吹捧。这些为当道掌权的人效劳的四种帮凶，都是奸邪之臣用来粉饰自己的工具。权重的人不能忠于他们的君主而推举他们的仇敌，君主不能越过以上四种人而洞察他的阴谋，因此君主越来越受蒙蔽，而重臣的权势却越来越大。

【原文】

凡当途者之于人主也，希不信爱也，又且习故。若夫即主心、同乎好恶，固其所自进也。官爵贵重，朋党又众，而一国为之讼。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，非有所信爱之亲、习故之泽也，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，是与主相反也。处势卑贱，无党孤特。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新旅与习故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反主意与同好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轻贱与贵重争，其数不胜也；以一口与一国争，其数不胜也。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，以岁数而又不得见；当途之人乘五胜之资，而旦暮独说于前。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，而人主奚时得悟乎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，法术之士焉得不危？其可以罪过诬者，以公法而诛之；其不可被以罪过者，以私剑而穷之。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，不戮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矣。朋党比周弊主、言曲以便私者，必信于重人矣。故其可以功伐借者，以官爵贵之；其不（“不”《集解》脱，据乾道本补）可借以美名者，以外权重之。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，不显于官爵，必重于外权矣。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，不待见功而爵禄，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？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？故主上愈卑，私门益尊。

【译文】

凡是当道掌权的人对于君主来说，很少不被信任和喜爱的，而且又熟悉亲昵。至于迎合君主的心意，合乎君主的好恶，本来就是当道之人得以进用的途径。他们高官厚禄，党羽又多，全国上下都为他们歌功颂德。那么提倡法治的人要想求取于君主，没有受信任喜爱的亲昵熟悉的恩惠，又要用法治的主张来纠正君主邪恶的念头，这是与君主的意愿相违背的。提倡法治的人处在低下卑微的位置，又没有党羽，孤立无援。若以君主疏远的法术之士与君主亲近、喜爱的当道之人相争斗，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；若以

新来的外人与亲近的熟人相争斗，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；若以违背君主的旨意与迎合君主的旨意相争，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；若以地位低下的人与地位高贵的人相争，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；若以法治之人的—张嘴与操纵国家大权的人相争，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。提倡法治的人处在以上五种情势当中，不能取胜，而又长年得不到君主的接见；当道之人凭借能够取胜的五种条件，而又早晚都可以单独在君主面前进说。因此提倡法治的人从哪里可以得到提拔，而君主又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醒悟呢？因此在条件上提倡法治的人不可能取胜；在情势上又与当道之人势不两立，提倡法治的人怎能不危险呢？对他们用罪名来诬陷的，就用国法来杀害他；对那些不能用国法加罪的人，用派遣刺客来结束他的生命。这样，宣扬法治而又违反君主心意的人，不死于官吏的刑杀，也必定会死于刺客的暗杀。朋党之间紧密勾结来蒙蔽君主，歪曲事实来便利私门的人，一定会受到重权之人的信任。所以对可以用功劳做借口的，就封官赏爵使他们显贵起来；对任何好的名意都假借不上的，就利用其他诸侯国的势力来增重他们的地位。现在君主不考察事情的真实情况就进行杀戮，不等待建立功劳就授予高官厚禄，因此法治之士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而陈述他们的主张呢？奸邪的人怎么能趁着有利的时机而自动引退呢？所以，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低下，私门的地位越来越显贵。

【原文】

夫越虽（赵用贤本“虽”字下有“国”字）富兵强，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，曰：“非吾所得制也。”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，然而人主壅蔽，大臣专权，是国为越也。智不类越，而不智不类其国，不察其类者也。人主（孙治让曰“主”字衍）所以谓齐亡者，非地与城亡也，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；所以谓晋亡者，亦非地与城亡也，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。今大臣执柄独断，而上弗知收，是人主不明也。与死人同病者，不可生也；与亡国同事者，不可存也。今袭迹于齐、晋，欲国安存，不可得也。

【译文】

越国虽然国富兵强，但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，说：“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国家。”现在统治国家的君主虽然地广人众，然而君主受到蒙蔽，大臣专权，这样的国家也就和越国一样不得控制了，只知道自己的国家不和越国一样，而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国家不像以前这是不能